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landscape painting serves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book cover. It depicts a vast, misty mountain range with a winding path leading up a steep, rocky slop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small, simple houses nestled among trees and rocks. A lone figure is visible on the path, adding a sense of scale and solitude to the scene. The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expressive,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遠去的背影

孙旭升 著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遠去的背影

孙旭升 著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远去的背影

文稿审阅 / 文 静 晓 竺

美术设计 / 若 晨

出版发行 /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42-146号金利商业大厦7楼7A

网 址 / <http://www.bookhk.com>

印 刷 / 海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9.8

字 数 / 260千字

版 次 / 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88-97358-2919-0

定 价 / 28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远去的背影

我离开故乡已有好许多年，中途回去过几趟，但是变化之大，还是最近一趟才感觉到的。譬如小湖中的湖墩不见了，对门地和缪家园也早已犁为平地，变成了住宅和公路。后山上的祠堂年久失修，本来有点破破烂烂，去年以“老年俱乐部”的名义作了一次比较大的修缮。只有附近的财神殿和千人坑，大概实在找不到修复的理由，所以就只好让它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有东面田畈里孤零零的高潭庵，庵里附有一个张老相公的神像，过去一年一度热闹异常的青苗节，还有张老相公出迎时赏心悦目的五猖会，后来也都因为青苗节的被取消而不复存在了。诸如此类，例子还多。

我们的村子虽然不大，却有一个倚山傍水的好位置。所谓水，主要是指“小湖”。其实小湖并不小，只因为邻村有个比它大一点的“大湖”，论资排辈，它就只好以“小”自居了。小湖座落在村子的西南角，南、北、西三面都是山，只有东面是田畈，称为上畈。小湖由山水聚积而成，所以湖水是终年澄澈的，可以照见山峦的影。湖中间有两个墩，一东一西排列着，墩上不长别的树木，只有茂密的杨柳，秀发飘飘似的总要绿上大半年。

小湖的主要用途是灌溉水稻，东北角上有一个闸，开与关都有专人负责。从这里流出去一条河，中间还有好许多池塘，看似多余，其实却起到了调节作用。在平常年景，利用小湖水灌溉已经绰绰有余，只有遇到大旱灾，才向东边的浦阳江求援，驾起“丈八”（还有更长的）水车，“咿咿唔唔”地从江里吊起水来，虽然辛苦，却可以避免“苗则稿矣”的危险。

东畝是我们的粮食供给地，其地平坦，特别是在水稻基本长成以后，风吹来，绿波涌起，入其中，还真有点所谓沧海一粟的感觉。据我的叔祖母说，从前这里是大海，农民有时候掘田还可以掘出筷子、破碗、船板、箬篷一类的东西。东畝也是小孩子的乐园，捕鱼、钓黄鳝、挑野菜、烧“野火豆”，都可能在那里留下难忘的记忆。文弱的孩子见太阳如见猛虎，害怕得不得了。我们却最喜欢夏天，穿一条“牛头裤”，在大太阳下到处乱跑。汗流浹背，只要让野畝的风轻轻一吹，就比什么都凉快。要不然就往水池中一跳，爬上岸来，因为皮肤晒得黝黑发光，就像亭亭如盖的荷叶一样，简直一点水珠子都沾不上。

小湖除了蓄水灌田，还可以养鱼种菱。其实，菱是不必种的，因为它是野生的刺菱。每到夏初，细白幽香的刺菱花盛开，同时也正是田畝里的鱼虾螺蚌长得最肥的时候，白鸟俗称鹭鸶，在吃饱了那些活食之后就飞到湖墩上来休息，有时候还翩翩起舞，在湖面上空悠悠地飞翔。苏东坡有两句词写得好：

翻空白鸟时时见，
照水红蕖细细香。

好像是专为小湖而写的。

刺菱很小，只有水红菱的四分之一大，还有四根尖刺，所以很难对付。但是许多人都喜欢它，说它皮薄、味鲜，胜过大菱和水红菱。每到采菱时节，湖面上可就热闹了，特别是年轻的女人和姑娘，她们爱干这种半游戏的工作，穿了花衣服，坐着菱桶，散散聚聚地飘浮在碧绿的湖面上，笑语声，歌唱声，终日不断。小湖平时很幽静，只有捕鱼和采菱时节是例外。特别是采菱时节，除了湖面上采菱的女人，还有岸边上看热闹的闲人。李白诗云：

西施五月采，
人看隘若耶。

可见这种人看人的风俗也是古已有之。

再说养鱼。鱼和菱是很有矛盾的，特别是草鱼，顾名思义是死对头。不过，鲢鱼、胖头（古书上叫鳙）要好一些。一般在年底将鱼苗放下去，经过来年春夏两季，鱼都长得有三四斤重。冬至捕一次，“过年”即春节再捕一次，每家就可以分到七八十来条鱼。尤其是过年，俗语说，“年年有余”，所以鱼是少不了的。

小湖湖面较大，用扳罾、抛网等办法捕捉都不顶事，最好是拉大牵网，简称拉大网。这种网我们村上没有，附近好像只有我的外婆家钟家滩有，所以就去请他们来。大牵网是一种很长很长的网，由许多片小网联缀而成，捕鱼时先将网用船从水面上放下去，形成一个半圆形，然后分两头从岸上拉起来，看似笨拙，却是最稳当的办法。来人中要是我的舅舅或表兄弟在内，我家就得尽地主之谊，供应茶饭。但是在临去的时候，他们总要丢下一两条大鱼来，算是招待的酬劳，然后匆匆离去，好像彼此是不相识的。

上面我说，小湖的北面也是山，这山就叫后山。后山并不高，也不嶙峋特出，山顶上有一些岩石，但基本上是座泥山，所以树木长得很茂盛。南面多枫，北面多松，孙氏家祠就稳坐在又大又密的松林当中。孙氏的祖先是富阳龙门搬来。先兄旭辉有一篇《自传节略》，那上面就说过这样的话：

村以小湖得名，倚山傍水，众可百户。孙氏源出富阳，于此聚族而居，盖亦数百年矣。

起先还与富阳老家有联系，只因为龙门是个大村庄，出的人多，每有高中，如进士、举人，必定要来报喜、订匾，无奈我们的村子小，招待不起，所以就以自立家谱、自造祠堂为名，将他们回绝了。祠堂周围的松树，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种的？松树很大，一般都有两三个人合抱那么粗，除了西天目的“大树王”，我好像在别处都不曾见到过。可是这些大松树也没有能保存到今天，在抗战时期，据说为了不让它落入敌人之手，就主动砍了卖给诸暨的火柴厂了。

祠堂为两进，大门朝南，实际上是朝东的。神堂设在后边一进，密密麻麻地放着祖先的牌位。听我母亲说过，她结婚时上祠堂去参拜祖先，看见有那么多牌位，就悄悄问我父亲：“要是再多起来怎么办？”父亲说：“不好把旧的埋掉吗？”母亲说到这里就笑了，因为她也以为这问题问得有点可笑。神堂对出是一个天井，全用石板铺成，有一个鸡笼顶的万年台，是村上做戏的地方。两边还有“看楼”，是规定给女人和孩子看戏的。

祠堂里每年要举行好几次祭祀，但那是族长、房长的事情。只有清明那一天，凡是年满六十岁的男子都可以到那里去吃一餐饭，叫作“老人饭”，是对老年人的一种优待，所以参加的人都很高兴，酒醉饭饱，有的还得由子孙去扶他们下来。这种风俗，在我国好像也是“古已有之”，宋人张演有一首《社日》诗，写的就是这种情形：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对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祠堂门口有一个财神殿，很小，却建造得相当讲究，神龛前有一张佛桌，用石板砌成，门是用木栅栏的，几乎终年关着。据传说，从前后山上住过强盗，后来强盗走了，就把金银做成椅子，十八把金的，十八把银的，都埋在后山上什么地方。以后每到黄道吉日，

这些椅子就化成一大群小鸡，由一只老母鸡带领着，在山前山后啄食。又听说这些椅子就藏在财神殿里的佛桌底下，只是没有这福分，所以谁也休想得到它。

祠堂山后面，有一个南北狭长的湖，叫做余湖，水清而深，据说是大旱不枯的。在它东边靠祠堂的山坡上，有一座奇特的建筑，四面用石板砌成，高约八尺，却没有屋顶，只在东边有一个窗，实际上只是一个洞。年深月久，里面长出了竹木，蓬蓬松松的，就像一个蓬头垢面的怪物。这叫“千人坑”，是丢死婴的地方。据邻家放牛的牧童告诉我，有一天傍晚他在那里放牛，看见有两条很大的蛇，彼此缠绕着在竹梢上。我听了也觉得毛骨悚然。

我们的村子虽然不大，可是留下来的风俗却有点古里古怪。古代有“漏泽园”，是官设的丛葬地，千人坑专丢婴儿的尸体，也可能是同样的性质。但是像这样的建筑我在别处好像没有听说过。另外，还有“青苗节”，虽然从前浙北也有，但在我的故乡，却也不是村村都举行。立秋附近，田稻基本长成，除了有时要戽一点水外，一般就可以不必下田去劳动，所以叫做“上岸”。但是灾难可不少，如风灾、水灾、虫灾、旱灾，都可能随时发生，人畜也会受到瘟疫的袭击。旧社会科学不发达，对付这些灾难，所能想得到的就只有求神保佑这一个办法。青苗节迎神赛会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的青苗节定在立秋那一天。前一天叫“出街”，采办菜肴和祭品。第二天是“正日”，就把高潭庵里的张老相公去抬了来，安置在对门地西边的学堂里，白天让人们前来祭请，晚上还要唱戏娱神，几乎是通宵达旦的。第三天叫“送菩萨”，就是把张老相公的神像送回到庵里去。但是在此之前，还要迎会，在旗锣伞铙的拥护下，请张老相公到附近的田畈、村庄去走一遭，是青苗节的重头戏。一般会伙大家并不稀罕，譬如灯节里“跳马灯”就有，但是难

得一见的五猖会——“跳五伤”，却只有青苗节才有。

什么叫跳五伤呢？我曾请教过北京的知堂老人，他说“近似目连戏”，可见也是浙东所独有。整本故事恰好分成五场，头一场叫“跳小娘”，说有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与人私通，还将亲生的儿子砍死。于是就引出第二场的送葬“跳小棺材”。接下去便是三出鬼戏，即“跳无常”、“跳大头鬼”和“跳吊”。最后是执着令牌的鬼王出来，将这一群鬼怪统统打入地狱，算是又回到了驱邪逐疫的主题上来。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五猖会》，但他笔头一转，转到他父亲叫他背《鉴略》的事情上去，所以对五猖会本身就没有怎么说。我很幸运，自幼看惯了五猖会，而且据说那整本跳五伤的故事就是从东关去学来的。这东关也就是当初鲁迅先生要去看五猖会的地方。据说当时村上派人去学习，在物色人选上着实花过一番心思。我生也晚，看到的头一批“留学生”已经缺了个把，但是基本上还是“个个呵活”的。平时一老一实的农民，经过一番化妆后在广场上演出，想不到竟能收到如此“活脱活像”的效果。

迎会那天，大家都起得很早，就连老人和小孩，也都早已聚集在对门地上，占定一个好位置，等待观看那百看不厌的跳五伤。好不容易等到那些鬼卒粉墨登场，时间也早已日上三竿。接着，他们就整队出发，迤逦向固定的路线前进。一路上锦旗飘飘，锣鼓悠扬，更有那震耳欲聋的火铳，是最能体现出迎神赛会的威武与雄壮的。

张老相公是什么神呢？据范寅在《越谚》中说，是水神，是“宋名臣战倭寇没潮中”的。从我们村的张老相公的神像看，他右手伸出二指，说是代表徽、钦二帝，左手放在大腿上，却紧握着一只金元宝，又说是象征金人的。可见与南宋抗金有关系。不过一般人爱戴他，只是以为他能保佑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以当神像

到来时，人们都以肃然起敬的目光看着他，老太太们还要顶礼膜拜，口念弥陀不止呢。

按理说，过去有些事情，包括有些建筑物，在今天看来，都是可有可无的，正像人身上的赘疣，要是没有它反倒清爽些。但是这是历史，这是过去的真实的他。人都说老年人喜欢回忆，这话也许不假。因为人与时间赛跑，输掉的总是人而不是时间。这又怎么能不教人慨叹呢？但是慨叹如或有之，忧伤就大可以不必。像散文家陆蠡在《春野》一文末了说的就很好：

我会忧郁么？不，既然你是幸福。

我不过偶然来这郊原罢了。

目 录

乌篷摇摇入越中·····	1
江南的石板路·····	5
杂树林·····	8
姿影萧疏话仓前·····	11
南园琐忆·····	14
谈谈“西湖十景”·····	17
凉亭文学·····	21
撷着地名问古今·····	25
花乡旧事·····	30
书店一条街·····	33
儿童的天使——玩具·····	36
从“湖州人卖蛟”说起·····	39
端午话钟馗·····	43
新诗与杭州·····	46
是星星都放过光·····	60
诗人、翻译家戴望舒·····	64
王世襄先生·····	69
漫忆“湖山客”·····	73
傅彬然先生·····	76
从源头认识鲁迅·····	79
鲁迅与《杨贵妃》·····	85
鲁迅小说中的绍兴话·····	87
鲁迅与童话·····	98

郁达夫认识的鲁迅·····	101
周作人的晚年·····	107
知堂谈戏·····	111
周氏昆仲的两个老朋友·····	117
钱玄同早年在浙江·····	123
林语堂与《语丝》派·····	128
山水秀出诗峥嵘·····	132
朱楔父子·····	136
大哥在回忆中·····	140
大伯和二伯·····	142
两个姑婆·····	144
刘半农与“她”·····	146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风情·····	150
徐渭与杭州·····	152
西施及其他·····	155
西湖的密友,桃花的知己·····	158
长椅上的花束·····	161
契诃夫文章中的中国人·····	164
九姓渔民的后裔·····	166
老年人的悄悄话·····	168
南宋杭州人的生活风貌·····	176
张恨水回忆旧断桥·····	181
新诗·····	183
(一)《幽思的歌》·····	183
(二)《梦的碎片》·····	185
(三)《尘与土》·····	187
古诗·····	197
(一)仿五绝《西湖杂咏》十首·····	197

(二) 仿七绝《仓前行》两首	198
(三) 仿五绝《游西湖》三首	198
(四) 仿五绝《杂诗》三首	199
(五) 仿七绝《杂诗》十三首	199
(六) 古风《往昔四十首》(附:《小记》)	201
办年货	221
食趣多在豆棚瓜架间	224
担上的美食	227
闲话田鸡	234
瓢儿菜与盐水鸭	236
俞曲园与楼外楼	239
杭州的早茶与早点	244
凉亭里的吃食	246
酱油腐乳担	249
路边的野菜	252
由“莲”想到“藕”	255
三种粗水果	258
白鲞肉与虾油鸡	261
“跳神肉”及其他	263
鲁迅与酒烟茶	267
周作人与食文化	270
知堂谈绍兴茶食	275
知堂托我买龙井	279
读石湖棹歌,识姑苏方物	282
张岱咏方物诗五首	285
“花坞白桃”及其他	290
毛蜞与淮蟹	294
春韭与夏苋	297

钱玄同的喝茶与戒酒·····	299
夏天吃黄鳝·····	302
南北两味龙须菜·····	304
霜打雪压菜肥浓·····	307
东坡与小巢·····	310
采采野果·····	313
孔子吃烧烤·····	317
“五黄”与“五毒”·····	320



乌篷摇摇入越中

我头一回游绍兴，是在“文革”以前，那时不必说没有“导游”，连“旅游”这两个字也不敢说出来。但是在我心中却暗暗藏着两本书——鲁迅的和周作人的。

绍兴是水乡。那时杭甬铁路早已开通，公路却并不发达，所以一般人到绍兴去，以沿浙东运河坐船居多数。船有两种，一种为白篷船，作航船用，定时起锚，稍有不便；另一种为脚划船，通称乌篷船，亦称小船，可以随时雇用，不仅自由快速，又对赏玩沿途景色十分有利。周作人早年写过一篇《乌篷船》，里面就谈到这种小船：

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稍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

鲁迅有一篇《好的故事》，写的就是坐小船从山阴道上经过，对两岸应接不暇的好风光表示赞赏：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

据二周在文章中介绍，绍兴的名胜古迹多到没法记数。所以我为我自己定了个规矩，由近及远，先从城内玩起，——我于是就



走进了百草园。幸喜它还没有经过“改造”，基本上与鲁迅写的差不多，一个近乎荒园的菜园而已。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既真实，又自然，而且也不是不美。美并不一定要整齐、新颖才叫美，“萧疏中亦有美态”，一切任其自然，这才是真正的风景。

我说百草园好，当然不全是说它荒，或曰古，这有如陕西秦墓的兵马俑，好处全在“艺术”二字。若论荒古，我们脚下的随便哪一寸土地不都是三代以上的吗？

随后，我就跨过小竹桥，到了“过桥台门”的三味书屋，鲁迅他们曾在这里读完了“九经”的地方。我也有过读私塾的经验，那是在偏僻的乡下，年龄又小，所以除了顽皮、赖学之外，读书就根本谈不上。不过有些事情还是可以引起共鸣的，譬如冬天带火熨，夏天带茶壶，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取暖和解渴，实际上往往移作他用，火熨可以煨豆吃，至于频频喝水，则多半是为了祛除瞌睡和无聊。

有的书上把寿先生说成是个严酷不通情理的人，我觉得很不公平。他不仅“方正、质朴、博学”，从许多地方看，还是个通人情、很和蔼的人。鲁迅说，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却也有不少好玩的东西，同学们一个个溜出去，当然人多、太久也不行，寿先生便会在书房里大叫起来：“人都到哪里去了！”如此而已。

在三味书屋向东不远处，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小石桥，俗名叫罗汉桥，但是它还有一个雅名叫春波桥。桥名的由来据说与唐宋两个有名的诗人有关系，一个是贺知章、一个是陆放翁，因为在他们的诗中都曾提到过“春波”两个字。如陆游诗云：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一看陆游的这首诗，就知道他又是在为前妻唐氏伤心了。《钗头凤》的故事现在早已改编成戏剧，所以知道的人很多。诗里提到的沈园，遗址就在这座桥南面不远的地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就怀古心情来说，沈园还不及这座古旧的小石桥来得有意思。大概沈园的变化太大，不，实在还太新，所以反而与想象有些格格不入。周作人曾作《姑恶诗话》，里面也谈到过沈园和这座桥：

越城东南一隅原也不少古迹，怪山，唐玉潜墓，季彭山故里，王玄趾投水的柳桥，但最令惆怅者莫过于沈园遗址。因为有些事情或是悲苦或是壮烈，还不十分难过，唯独这种啼笑不敢之情，深微幽郁，好像有虫在心里蛀似的，最难为怀。数百年后，登石桥，坐石阑上，倚天灯柱，望沈园墙北临河的芦荻萧萧，犹为怅然。

游罢城东南一隅，我又折回来沿“鲁迅路”往西走，不久就到了徐渭的故里“青藤书屋”。徐渭又叫徐文长，我在小时候就听到过这个名字，因为“徐文长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当然真正了解其为人，也还是在读了周作人的一些诗文之后。他有“往昔”诗三十首，其十五为《徐渭》云：

往昔听乡谈，吾爱徐文长。
其人颇促狭，作剧无报偿。
市井竞传说，终乃似流氓。
单裤买豆腐，毕拨入茶汤。
喜与妇人戏，嬉笑辄哄堂。
又复杀和尚，流祸到僧坊。
浩浩徐夫子，浊世恣佯狂。
畸谱殊坦白，行迹略可详。